



台湾女作家之水瓶系列

欢喜送作堆

(台湾) 黄 苓◎著



台湾女作家之冰袖系列

欢喜送作堆

(台湾) 黄 苓 著

南海出版公司

2005 · 海口

楔子

三姑避暑，六婆现身。

三姑、六婆？万盛“竟敢”拿这当题材出套书？！
 嗯……的确是奇葩一株。

可是……读者知道哪三姑哪六婆吗？

快查字典呀！

不……不用了！编编这就为你解惑来也。

三姑者，尼姑、道姑、卦姑是也。而因为今年夏天实在太热了，三姑决定先放大假，各自找地方避暑去，留下六婆陪众亲爱的读者 happy，顺便长一点知识。

话不多说，编编这就将六婆的典故写出，让大家认识认识。

牙婆：又称牙嫂，这是一种专做人口贩子的女性。这种牙婆既有专为府宅官方奔波，也有为富豪私家拉拢。宋代吴自牧《梦粱录》里曾说：府宅官员，富豪人家，卖宠妾、歌童、舞女、厨娘，针线供过，粗细婢妮，亦有官、私牙嫂及引置等人。将牙嫂的职业特征记得清清楚楚。后来直到清代，牙婆为人家卖丫头、卖妾仍盛行不衰。《红楼梦》中，贾府丫头犯了大错，就要叫“人牙子”带走卖掉，这种人牙子里，就有牙婆的一席之地。



按字面解释——“牙”是指买卖双方中间的介绍人，有“互”之意，或者说“牙”通“互”。牙婆又通常兼营媒婆的职业，而做媒婆的也常常兼做牙婆的买卖，这样互相兼职，可以大大提高经济效益。

媒婆：就是专为人家介绍婚姻的老妈子。我国古代媒人起源较早，早在《诗经·卫风·氓》里就有“匪我愆期，子无良媒”的风俗了。没有良媒，双方就成不了亲。在《周礼》的“地方”篇里，还有负责掌管男女媒合的官名，叫做“媒氏”。因为依照古代习俗，婚姻的成立必须要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否则私下苟合，就要被父母和社会看轻，这就是《孟子·滕文公》中所说的“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钻穴隙相窥，逾墙相从，则父母国人皆贱之”。

后因老妈子年事较高，阅历丰富，并在本地一带人头又熟，所以人家有小子或女儿的，都乐意找她们去解决男女当婚女大当嫁的问题。封建社会中，连媒婆也有分等级的。宋代《东京梦华录》中提到：“……媒人有数等的，上等戴盖头，着紫背子，说官亲宫院恩泽；中等戴冠子，黄色髻，背子或只系裙，手把青凉伞，皆两人同行。”

要干这行，媒婆的心计和嘴皮子是很厉害的。尤其是为了赚昧良心的钱，更是无所不用其极（可参阅《金瓶梅》媒婆与西门庆勾结）。

事后你不是连吃了三天的糊粥吗？怎么你还没吃怕呀？”接着开口的是身着精致华衣，虽然有些上了年纪，不过却依稀风韵犹存、元气惊人的老妇。她的语气可有着三分的挖苦。

胖妇人笑着，看来一点也不担心地拍了拍胸脯。

“顶多再饿个三天，不怕。只要那孩子肯接下我的担，我每天都吃那鬼东西也不要紧……”

“我看那孩子真的一点兴趣也没有。”瘦妇人突然吁了口气，“唉，不过至少你还有巧儿这个希望，哪像我们……”

胖妇人微收敛了笑。而一旁的老妇也跟着染上了些许的惆怅失落，不过，很快地她又立刻坚强了起来。

“不，应该说，我们至少还有巧儿这个希望！”一向不轻易对命运、对任何人低头的老妇人坚定地开口。

“对！阿姑说得没错，巧儿不只是我的，也是你们的。”胖妇人也再次笑了起来，“巧儿要不是有你们这些个婆婆姨姑们疼着爱着，也不可能这么健健康康地长大。说好了我们不再想以前的事，怎么你又多愁善感起来了呢？”她当然知道她这二妹又想到了狠心休离了她的丈夫与当年夭折腹中的孩子。

其实说起来，她们全都是苦命的女人哪！没有丈夫的、被丈夫弃离的，或者为妾到最后被正妻虐待陷害赶出的……她们都有自己一箩筐悲苦的故事。不过人生活至此，经历过了许多的大风大浪之后，她们反而庆幸能为自己而活，尽管在这个男尊女卑的时代并不容易；尽



管她们每个人所从事的行业都是世人眼中最不高贵的……

感伤也只是一时的。瘦妇人面色一整，脸上又恢复了平日为人画符念咒时的自信，她牵牵嘴角，冒出招牌似的笑容——就是阴阴邪邪地要让信徒不敢不信她的那种。

“嗯，大姐说得对，巧儿是咱们大家的孩子，我明白了。”她忽然微微歪着头，喃喃自语，“说不定巧儿对我的符咒有兴趣，或许她也可以……”

老妇倒是一点也不掩饰她的企图。她一边用手理了理头上的金钗、一边闲闲地开口：“我早就计划好了，等巧儿再大个几年，我就要把百花苑让给她去经营……”唉！她也想去享享清福喽。

“那也成，不过她得先继承我的事业才行。”胖妇人赶紧开口。开玩笑，女儿当然得先玩玩她老娘的本事，才能轮到这些姑姨婆娘的。

“对呀，我以前怎么没想到，可以让巧儿承袭我这身符咒术呢？”瘦妇人显然正陷入自己的思绪中。

“我看应该要让那孩子，先过来练习以后怎么接管我的百花苑才行……”连老妇也沦陷了。

胖妇人这下可笑不出来了。“喂喂！你们不是来帮我劝巧儿的？怎么现在变成要来跟我抢人啦？”

别说眼前的阿姑、妹子了，要是这念头像瘟疫一样感染到其他那几个大姨、二姨、小姑、二姑那里去，难保她们这些个亲姐妹、姑姑、姨甥、姑侄之间不会爆发

一场惨烈的战争。

胖妇人光是想像，就已经一阵头大了。

这时，原本兀自陷入自己思绪的那两个人，突然动作一致地抬起头，把目光直直盯向她，并且盯得她头皮发麻。

“怎……怎么啦？”胖妇林妈的大嗓门忍不住弱了下来。

“我明天就来教巧儿画符！”

“我明天带巧儿到我那儿去一趟！”

两个人也很有默契地同时开口，又很有点儿挑衅意味地同时转头看了对方一眼，再盯向那正主儿的娘。

气氛突然紧张了起来。

不过这整座城加方圆百里内出名的媒婆林妈，可当然不是简单的人物。为了捍卫自己的权利，就算是自家人，说什么她也不能认输的！

咳！她们这一家人平时总是团结一致、炮口统一对外，绝对有办法把敌人轰得尸骨无存。没错，不过只要遇上一个问题，她们的亲爱团结可就出现危机了——林巧。

林巧，林妈的独生女儿，也就是她们这些个没儿没女或见不到自己儿女的姨呀、姑姑、婆呀，从小护到大、让她们捧在手心上疼的宝贝！

可以说，这群婆婆妈妈每次的别扭失和都是为了她。

看来这回，她们的小宝贝又要成为风暴中心了。



“阿姑、小妹，巧儿起码是我的女儿，你们总该先让她从我这儿学成吧？”林妈的嗓门又大了起来。

“怎么？这会儿巧儿又变你的了？”瘦妇陈嫂阴恻恻地开口。

“巧儿本来就是我的呀，难不成她叫我娘是叫假的？”林妈得意着。

“哼！她是叫你娘，可喊我姑婆也不假呀。我这姑婆就要叫巧儿明天开始上我那儿去！”老妇王婆子也端出鸩母压制手下那些个姑娘的气势了。

眼看三人叉腰又瞪眼，战火就要一触即发之际，一个冰冰凉凉的声音突然从她们身后慢慢地敲响——

“哟……想不到才几个时辰不见，我那听说病重得下不了床的娘亲，现在已经生龙活虎啦？”

三个平均年龄超过半百的婆婆妈妈们全都一惊愣，各自指着对方的手指也都僵在半空中了。

总算，不枉三人平日既有的天分加特训出来的精明狐狸本色，三人就在互相流转的眼色间取得了共识，同时放下刚才的争执，各自挤出了足以骗人签下卖身契的笑容。她们无事人儿般的转过身面对来人……

浓妆、大红衣，活脱脱一副标准媒婆装扮的人也就是刚才那位才从办完娶亲的人家那儿走回来的乔媒婆。

此时，这位乔媒婆，正站在这三人面前，一双可疑的清澄眼睛就这样冷冷地看着她们，而她的嘴角也狞恶地抽搐着……明明她不高、甚至只能算矮小，不过现在由她身上散射出来像是要宰人的杀人气势，却几乎可以

击溃三人的勇气，让她们差点就要抱成一团御寒。

幸好，她们及时克制了这个愚蠢的画面。

“呵……呵呵！巧儿……你回来了？”为娘的首先被推出去当示范炮灰。

“你们有没有人可以告诉我，我这亲爱的娘亲，怎么会神奇地在姑婆和二姨来照顾了之后，重病全好了呢？”乔媒婆……喔，不，不是真的媒婆，而是林妈自己的亲生女儿、今年不过才芳龄十七的林巧乔扮的。而她也成功地瞒过娶亲人家的眼睛、代替她“突然重病”的娘去客串了一天的媒婆。

原本满心焦急、满身疲惫的林巧，在一看到她显然已经没病没痛，而且还有旺盛精力和人练习对骂技巧的娘亲后，就在顿时间明白了所有事情的真相。

太好了！这会儿她的精神全恢复了，力气也上来了。

让她想想，等一下她是该从最亲近的人先宰，还是从一向待她不薄的姑婆、二姨那里开杀戒好？

“呃……对……对啦！就是你姑婆我嘛，从我那儿提了上好的补品和药汤来，所以你娘她当然就可以好得这么快喽，呵呵呵……”背上的冷汗大概是让这小娃子磨刀霍霍的眼神逼出来的。王婆子对付那班姑娘们的手段只要一遇上林巧就没辙。

“姑婆，您要不要先把脸上的汗擦擦？妆糊了。”没待她反应，林巧已经把视线瞟向另一名帮凶：“那二姨呢？你该不会要告诉我，因为你一来就替我娘开坛作



法，又烧了十八道符纸化水让她喝下，所以她现在才下得了床吧？”她突然露了露齿笑——比她二姨笑得还邪的那种。

陈嫂却立刻点头如捣蒜，显然她正在绞尽脑汁准备应考哩。

“对对对！就是这样！没想到巧儿你这么聪明，一猜就猜中了你二姨我就是用这招捉走了附在你娘身上的邪神，让她立刻恢复健康的……”一时得意过了头，她竟忘了眼前的危机，开始滔滔不绝地吹夸起自己行遍江湖的法术，“你也觉得二姨我很厉害对不对？告诉你呀，你二姨我最厉害的还不是这个。三个月前呀，东街的郑老爷请我去他的宅子惩治那些邪魔歪道的，你都不知道，那时我才一走进那宅子呀……”

完全无视两旁的林妈、王婆子不顾生命危险地对她甩眼暗示加扯袖子，陈嫂一开话匣子就没有停下来的迹象。直到这时，一声冷哼才终于令她戛然而止——

“二姨，那我建议你，现在就先去画三道符。”林巧皮笑肉不笑地直盯着她。

“现在？为什么要我画三道符？是谁要用？”陈嫂一时反应不过来。

倒是一旁的凶手和帮凶一齐都忍不住同时打了一个冷战。

完了！她真的生气了！

林巧忽然对她仍处在不知大祸临头状态中的二姨亲切地笑了笑，然后善尽了为人晚辈提醒的责任。

“三道符，你们三个一人分一张不就是？而且你最好不要保留地使出看家本领哦，我看就画那种可以保证平安的吧！二姨！”

廊下，一名布衣却不掩丽质天生的少女手中正熟练地做着针线活儿，不过她的眼睛倒不时望向院子中的另一个人。

“然后呢？你就真的整整三天不跟你娘说话啦？”她摇头好笑地。

院子中，正卷起衣袖向井中打水上来的，也是一名看来和廊下少女年龄相当的女孩。只不过，那打水的少女相貌看来比她普通多了，而且身材也稍圆稍矮，不若廊下少女的窈窕动人。两相比较下来，那廊下少女自然更显出色。

阳光下，那打水少女裸露出来的肌肤，显然也比不上那美貌少女的晶莹白皙。可奇怪的是，她那身微呈蜜色的健康肤质，倒反而让人有种想上前弹触的冲动。

“我最痛恨的一件事，就是被欺骗！”林巧将从井里拉上来的水注进圆桶中，接着再继续重复打水的动作。对于力气惊人、也习惯包办下家中所有粗活的她来说，这点小活当然不算什么。

“我觉得，你娘为了你倒是用心良苦……”廊下少女，也就是住在隔壁、和她从小一起长大的楚心慈，忍不住为林妈说好话。

三天前，林妈和王婆子、陈嫂联合用计骗了林巧再





次乔装当媒婆的事，楚心慈早已经听林巧说了。当然，她也知道林妈最近可不太好过……唉！为了让女儿愿意接下她最得意的工作，她可真煞费心思啊！偏偏，巧儿不但对她娘的安排没兴趣，甚至还想尽办法百般逃避呢！

林巧就是讨厌媒婆——不！与其说她讨厌媒婆这个角色，倒不如说她真正讨厌的是媒婆所做的事。

在这个时代，无媒不成亲，媒人就是包办婚俗的关键人物。只不过，这媒人若是昧着良心办事，或只为了索取高额的谢媒酬金，而信口雌黄造成女嫁错郎而抱恨终身，这样的媒人简直可恶透顶；也难怪世人将媒婆归进不入流的行业中。

而偏偏，她娘虽然是这城里城外最红的媒人婆，可因为爱钱和爱占便宜的心性使然，只要收到谁给的银子多，昧着良心的事，她也几乎没有做不出来的……

她是个好娘亲、好家人，不过她肯定不是个大善人。

或许这是她身为一个丈夫一离家便音讯全无、却仍须独自抚养幼女长大成人的女人生存在这个世间对自己最有利的的手段，林巧也体谅娘亲在这方面的苦处，可是她却绝没有走上和她娘相同路子的打算。

也许是从小就跟在娘亲和那些也有着特殊职业的姨姑婆身边久了，总有些奇奇怪怪的人生戏码在她眼前上演，所以她最拿手的本事就是观察人和扮演人——而参事也是从她五岁那年，学着她娘惟妙惟肖的媒婆样向人

天花乱坠说媒的精华片段一字不漏地重演，又恰好让她娘给撞见后开始。

据她娘后来对她说，娘当时简直只有“叹为观止”四个字可以形容！于是接着，训练她成为娘的媒婆接班人的计划，立刻挤下娘以赚钱为第一的目标，荣登宝座。

当时小小年纪的她，自然不懂得分辨喜恶。做娘亲的给她背书念字、陪她玩游戏，她当然开心得很，完全不知道人家学堂背的是唐诗、念的是三字经、玩的是踢球子，可她不一样，背的是祝贺词、念的是婚礼颂、玩的是媒婆说亲戏。

为娘的把传授她媒婆技能当这一生最重要的事，并且乐此不疲。不过等到她稍懂人事之后，却说什么也不愿再碰了。于是她那不肖娘为了让自己后继有人，从一年前开始就使出所有绝招逼她上阵——

第一次是闹上吊，她一时不察，只好化身为媒。因为有了第一次的开端，接下来的第二次、第三次，她娘又各自使用不同的伎俩让她不得不以娘的远亲之名继续扮演了多日的“乔媒婆”……

而她始料未及的是，她这假媒婆不但没人识破，还频频让亲家赞赏她这个乔媒婆。

就是因为踏出了那个错误的第一步，她也才会有接下来的第二次、第三次……

不过被骗多了，她总算也察觉了不对劲。终于在一次识破了不肖娘的计谋后，从此开始了母女俩之间的大





斗法。

自从那一次之后，只要牵涉到媒人的事，她对她娘的所有手段已经不为所动，也因此她没再客串媒婆过。只是没想到，三天前她竟又被她娘联合二姨、姑婆她们设计了一场……

林巧将两个木桶注满了水，回头瞥了廊下的楚心慈一眼，就坐下来开始她洗衣服的工作。

“我想我娘大概又拉着你说了什么话了，是不是？”她的气其实早消了，只是总不能让她那娘在每次骗了她之后都还很好过吧？哼哼！

她用力地搓着手上的衣服。

楚心慈看着她的动作却以为她还在生气。

“呃……刚刚……你娘也没对我说些什么……她只是对我说她要去城外找人，也许明天才回得来，所以她要我有空过来同你做个伴。”楚心慈稍保留了林妈要她在巧儿面前多替她说些好话的事。

呵呵……看来林妈也自知理亏，对不起自己女儿了。

畏罪潜逃啦？还是已经不敢再吃她这三天精心烹煮的“美食”了？林巧的嘴角微弯。

洗好了衣服，再利落地晾好，林巧走到了正专心地低头做着针线的楚心慈身边。

她坐下，静静地看着好友的一双巧手。忍不住地，她翻了翻自己的手瞧了瞧。

“你看，老天爷就是这么不公平，我这双做粗活的

手从来就没变细过，可是你呢，在你家做的也不比我少，怎么你的手还是漂亮得像水做似的？真讨厌！”她似真似假地抗议埋怨着。她一向羡慕心慈的美丽，而她呀，这辈子大概也只会是平凡的粗丫头一个。

楚心慈放下针线，突然对林巧一笑，可她的笑容里却含着很大的苦楚。

“我倒宁愿我的手也同你一样，我的人也能同你一样快活……”

林巧蓦地握住她的手，眉眼间迅速染上一层冷色。

“怎么了？是不是你爹又喝醉打了你？还是你哥哥又借故找你出气了？”

楚心慈秀眉忽地蹙起，她反射性地缩了缩被林巧握住的手。

立刻地，林巧心一动，她把楚心慈的衣袖往上拉。只见楚心慈原本细嫩白皙的两只手臂上已呈现出一块块骇人的淤血，一看就知是被人用力抓掐过的。

“该死！这是哪个王八羔子弄的？是姓楚的那个大王八羔子，还是姓楚的小王八羔子？”林巧立时怒火中烧，她瞪着楚心慈大声问。

楚家除了楚心慈，简直没一个好东西。林巧和楚心慈从小一起长大，她已经不知道几次惊见楚心慈身上的惊人伤痕了，也不知道几次冲动地去找那一对狗父子理论，偏偏她冲动的行为，每每换来的是事后楚心慈被修理得更惨，弄到后来，看不过去的她也只能改以暗地里找法子替好友出气……





林巧生气了！

楚心慈却反捉住了她的手，不让她冲出去。

“巧儿，我的手早就没事了，况且我爹他只是是一时力气大了些而已，真的。”她可以承受，只是不愿好友因为她再费心费力。

“是你爹？”林巧的眼睛亮得吓人。

“巧儿！”楚心慈连忙再捉紧她，怎会不知道巧儿一向对欺负她的人不善罢甘休的……尤其是对打她如家常便饭的亲爹与兄长。

老实说，楚心慈很庆幸自己还有林巧这个知心好友，不过，她有时却又得为林巧偶尔会有的危险举动担心。

林巧对她笑了笑——那种令她看了会心惊胆跳的笑。

“放心，放心！我知道他是你爹，我一定会对他稍微手下留情的，就像以前一样……”

隔壁的大门前停了一辆大马车。

正要出门的林巧，忍不住好奇地打量着它。

咦？是谁来啦？

不能不怪她好奇，因为这座只和她家隔了一面墙的大宅子，这一两年只有颜伯和另外两个下人住着，她可从来没见过有人来拜访过。而颜伯和另外两人，原本也就是这城里的人，他们受人雇用看管着这座大宅子，不过就连他们也只知道这宅子是北方一名商人买下，好作为

到此地游玩时的栖息之所，至于这宅子的主人是谁，他们却是见也没见过。

难道是宅子的主人终于出现了？

马车可能也是刚刚才停下，所以不管林巧好不好奇，这时她也见到有人从马车上下来了。

车座前，一个看来是小厮模样的少年跳下车，立刻跑到紧闭的大门上用力敲着；车夫也趁此安抚着马儿。

接着，就在大门被人从里面打开的同时，坐在马车内的人也掀开后方的帘子下来了。

林巧一见到那人，竟不由得眼睛一亮！

那是一个男人。一个相当好看的男人。

不瘦不胖，适中的身材穿着看来相当舒服却不一定是最昂贵的衣料。男人的五官给人刚毅的感觉，不过他那双简直像明亮火种的眼睛偏又温和得令人起疑，尤其是他唇边此刻扬起的那抹笑，似乎带着明显的莞尔……

林巧突然回过神，这才终于惊觉，她看着那个男人，而那个男人也正看着她。

他就站在那里看她，而他脸上那抹笑意显然就是因为她。

被捉到啦！

林巧明白自己的窥视让他发现了，可她的心倒只跳快了一下。

回他的笑以耸肩、皱鼻，她手上继续她的动作……

拉上门板、上锁，转过身、走人……

